

January 2016

Singularities of *The Three-body Problem*, or Chinese Logic in the Era of Science Fiction Globalization

Jun Ze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Zeng, Jun. 2016. "Singularities of *The Three-body Problem*, or Chinese Logic in the Era of Science Fiction Globalization."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6, (1): pp.84-93.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6/iss1/16>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三体》的“Singularities”或科幻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逻辑

曾 军

摘 要:本文旨在分析刘慈欣《三体》何以能够在科幻全球化时代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世界水平这一“奇异性事件”。借用詹明信在《奇异性美学》中使用的“singularity”概念,本文认为,《三体》的科学想象力是从“奇点”这一科学边界开始的,并展开了“奇点奇观”的科学想象。《三体》超越本质主义的身份政治,展开了对“后人类”的内在多样性的思考,并建立了黑暗森林原则的宇宙社会学,从而为“独异性政治”分析提供了可能。《三体》的“奇异性美学”在于建构了《三体》的“多维时间”观念体系,并选择了不同的时间叙述方式。

关键词:刘慈欣;《三体》; singularity; 科幻文学

作者简介:曾军,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专业,主要从事比较诗学、欧美左翼文论、视觉文化和城市文化批评等研究。电子邮箱:zjuncyu@163.com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欧美左翼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5AZW001]阶段性成果。

Title: Singularities of *The Three-body Problem*, or Chinese Logic in the Era of Science Fiction Globalization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singularity event of why Liu Cixin's *Three-body Problem* can single-handedly upgrade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to the world prominence in the era of science fiction globalizat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scientific imagination in *The Three-body Problem* starts at the scientific frontier of “singularity” and expands on the spectacle of singularity. In *The Three-body Problem*, the essentialism of identity politics is transcended, which allows for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internal diversity of the post-huma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smetic sociology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dark forest. Therefore, it is possible for an analysis of singularity politics of the novel. The aesthetics of singularity in the novel shows in its construction of a concept system of multi-dimensional time and in its choice of different narratives based on that time.

Keywords: Liu Cixin; *The Three-body Problem*; singularity;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Author: Zeng Jun is a professor in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comparative poetics, literary theory, visual culture and urban culture criticism. Email: zjuncyu@163.com

尽管当代中国的科幻作家一直在默默耕耘,也形成了由王晋康、韩松、夏笳等为代表所组成的三代同堂的豪华阵容,以及从作为通俗文学(含儿童文学)的科幻文学、科幻题材的纯文学写作到科幻与青春、穿越等网络新媒体文学类型的结合的多种科幻文学的风格和形态,但《三体》似乎无视中国科幻文学自身的历史与传统,而直接在“文明的冲突”“科学的边界”以及“后人类的文化

后果”等诸多科幻主题上与西方科幻文学展开直接对话。也正因为如此,《三体》成为“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文学提高到世界级水平”的重要作品,^①甚至被认为“这个系列有可能改变美国科幻迷的口味”。^②这种在逸出中国科幻文学传统的同时又向西方科幻文学强行植入中国逻辑的作法,正是《三体》成为科幻文学全球化时代一件“奇异性事件”(singularity event)的重要原因。

本文对《三体》的解读借用近年来颇为流行

的术语“奇异性美学”(The Aesthetics of Singularity)来展开。这一术语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得益于詹明信2012年12月12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奇异性美学: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逻辑》。^③詹明信在文中指出,“如果说传统的美学困境是根植于现代艺术的历史和历史性之中,当下的困境则在奇异性里”(詹明信 11)。并为此区分了“Singularity”在科学、哲学、社会和政治的四种语境中的不同内涵。“Singularity”的科学内涵即是指“奇点”;“Singularity”在人文领域里的讨论经过了一个从哲学向社会学、政治学发展的过程,并在法国理论研究中获得了“独异性”这一中译法。与此同时,詹明信在自己的演讲中赋予了“singularity”以彰显现时、身体以及金融资本逻辑的美学意义。由此,“singularity”已经形成了三种研究框架:一种是科学(天文学)意义上的“奇点”,二是作为社会学、政治学的“独异性”,三是作为美学的“奇异性”。《三体》中的“singularities”也正是我们破解刘慈欣在科幻全球化时代所确立的中国逻辑的最佳入口。

一、“奇点”叙事:边界之外的科学想象力

《三体》的科学想象力从哪里来?是展现未来人类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奇观,还是站在人文主义的角度对科学主义的逻辑展开批判?刘慈欣似乎对这两个问题都不感兴趣。《三体》的科学想象力来自于“奇点”。“Singularity”是天文学中的一个专有名词,在宇宙大爆炸理论中被认为是宇宙演化的起点,具有一系列奇异性,如无限大的物质密度、无限大的压力、无限弯曲的时空等等。奇点可以被视为“时空体”中最为特殊的一种类型。在詹明信看来:

奇异性[这里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奇点”——引者注]是指无法被物理定律解释的现象还是暂时无法被科学家理解的反常现象,但以后却随着科学理论的发展可以被解释。然而,奇异性[‘奇点’]事件这个概念——比如黑洞就是一个奇异[‘奇点’]事件——却很有用,就像我们上面提到的衍生资本一样有用。它呈现了一个不可重复的事件和这

个事件里面可被做结构分析的结构之间的临界状态。(詹明信 15)

詹明信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概念“奇异性事件(奇点事件)”,有助于我们着手破解“奇点叙事”的秘密。

所谓“奇点叙事”即是对“奇点事件”的叙述。讨论奇点叙事必须涉及两个重要的方面:其一是奇点事件,其二就是对奇点事件的叙述。詹明信强调,奇点事件是“一个不可重复的事件”,在这一事件中存在着某种“临界状态”。换言之,所谓奇点事件就是处于临界状态的不可重复的事件。在《三体》中,这种事件的临界状态正是“科学边界”。^④尽管“奇点”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但它本质上其实是一个未被完全证明的科学假说——它没有被完全证实,因此它不是很“科学”;但是如果没有这一假说,宇宙的起源以及星球演化的规律又无从研究,因此必须将之视为一种“科学的基础、前提或者公理”。这正是“奇点叙事”的诡异之处:刘慈欣的《三体》被公认为是“硬科幻”的代表之作,但其“硬”却建立在一个极危险易碎的“奇点”之上。这与西方的科幻有着明确的已经被证实的科学技术的基础(甚至许多技术时隔不久,就转化为现实,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以及有着明确的可见未来的现实感(如可穿戴设备、智能机器人等)有着鲜明的差别。科学一旦被证明,就意味着其具有了可重复性;但“奇点”本身却是一个尚未完全被证实的东西,因此,奇点叙事的不可重复性内在地构成了《三体》的叙事特点。

其一,“科学边界”成为《三体》的叙事基础。《三体》的第一部“地球往事”中,叶哲泰被四个红卫兵批斗,叶哲泰大力宣传宇宙大爆炸理论,结果遭遇到红卫兵小将的质疑:“连时间都是那个奇点开始的!那奇点以前有什么?”叶哲泰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能说,“我是说不知道,如果上帝是指宇宙之外的超意识的话,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存在;正反两方面,科学都没给出确实的证据”(刘慈欣,“地球往事” 64)。这一回答被红卫兵小将视为宣传神秘主义、上帝存在思想的证据,叶哲泰也因此招致肉体折磨致死。

其二,“人类命运”成为奇点的叙事动力。奇点作为推动小说中人物行为、故事发展的动力性因素,成为《三体》展开艺术想象力的基础。“奇

点以前”“宇宙之外”这一问题本身成为叶哲泰被批斗致死的直接原因,也是导致叶文洁对人类社会最终失去信心的起点。在叶文洁最终成为地球三体组织领袖的历程中,她并没有像一般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家们那样,对导致其父亲和她自己悲剧命运的社会历史和政治原因进行更多的关注;甚至在红岸基地中面对杨卫宁对自己的照顾和牺牲,也都没有更多的感情——叶文洁面对审问者提问杀害杨卫宁的感受时说,“冷静、毫不动感情地做了。我找到了能够为之献身的事业,付出的代价,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不在乎。同时我也知道,全人类都将为这个事业付出史无前例的巨大牺牲,这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地球往事”216)。不难看出,尽管《三体》的叙事是从“文革”开始的,但“文革”本身并不是《三体》反思的主要目标。更准确地说,对于特定的民族、种族、阶级、性别、社会、历史等等诸如此类的具体问题,并不是刘慈欣关注的焦点。刘慈欣想要思考的是地球及其人类的命运。

其三,“奇点奇观”成为《三体》最瑰丽的宇宙想象。奇点还成为突破现有对宇宙认识的时空限制,展现波澜壮阔的“星际争霸”场景的关键因素。这主要表现在刘慈欣利用“奇点”的思维逻辑所展开的宇宙维度拓展和黑洞内在规律的科学幻想。(1)零维:穿越维度。所谓“维度”又称“维数”,在数学中是指独立参数的数目,在物理学领域,特指独立的时空坐标的数目。我们常说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三维的世界,即指长度、宽度和高度所构成的立体空间,再加上时间维度,就构成了四维,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时空”。所谓“零维”,即只是一个抽象的点,既没有长度,也没有宽度和高度,更没有时间的绵延。在现实世界中,“零维”无从把握,但在科学研究中,它却是一个不可绕开的起点。刘慈欣所要做的,即是在现实的宇宙时空中构想出一个“零维”时空——其特点与奇点极为相似;或者说奇点的时空类型就是“零维”。《三体》中,三体世界的科学家将奇点理解为物体被降为零维。三体世界进攻地球文明时所启动的质子打击计划即是发送一个可以在不同维度自由转换的智慧物体(即智子)到地球上,智子通过将地球文明限定在四维空间之内,从而锁定了人类科技进步大幅度提升的可能性;通过智子给地球上最杰出的科学家制造物理学基本定理失效的幻

觉,导致“科学边界”成为科学家的噩梦。智子在多维空间的自由转换能力中就包括了被压缩为零维,那就成了奇点。到了《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中,刘慈欣更是构想出惊世骇俗的“降维打击”方法,即通过降低敌人所在的维度从而达到消灭敌人的方法,整个太阳系的最终毁灭就是因为被降到二维。(2)黑域:奇点之内。黑域计划是地球文明为了摆脱危机,通过分析云天明的情报而设想出来的第二套方案,即通过把太阳系转化为低光速黑洞来发布宇宙安全声明。在刘慈欣的描述中,这个低光速黑洞相对于原光速黑洞而言,其史瓦西半径很大,内部也不是时空奇点,而是一个广阔的区域。在这里光速被降速,从此与外部宇宙隔绝。与此同时,外部宇宙的冲击武器也因为进入黑域而降速导致自身的瓦解和崩溃。进而,黑域又成为一个最好的防御武器。在《三体》中,刘慈欣将黑域打了两个比方:“黑墓”“宇宙保险柜”,即是对之的评价。黑域在《三体》的奇点叙事中地位特殊:一方面,黑域是对奇点的一次想象性的突破。在以往的奇点描述,如电影《星际穿越》中对黑洞的描写,都是建立在严密的科学推理、观测的基础之上的:黑洞之中别无一物。但是刘慈欣却通过“降速”,改变了宇宙规律,开启了“奇点之内”黑域的广阔空间。这无疑是典型的“无中生有”。当太阳系被降到二维之后,程心和关一帆乘坐光速飞船来到DX3906星系,通过穿梭机和“亨特”号飞船同时启动反物理发动机逃离光速,进入到黑域之中。这时,DX3906已经变成了低光速黑洞,与宇宙的其余部分完全隔绝。(3)“小宇宙”:奇点之外。小说的结尾,整个大宇宙也面临着灭亡的危险。程心和关一帆来到了一个被称为“647号宇宙”的地方。《三体》如此描述他们走进这个小宇宙的感受:“时间的消失”。即刘慈欣所说的“时间真空”:“程心和关一帆再次进入时间真空。这与他们在穿梭机中穿越低光速时十分相似,这里的时间流速为零,或者说没有时间。他们失去了时间感,代之以一种跨越感,在一切之外跨越一切的感觉”(“死神永生”495)。刘慈欣在这里试图用艺术化的想象来描述人进入时间真空的感受。在物理学中,真空中并非一无所有,而是一片波动不止的能量之海。在这里,构成物质的基本单位——粒子——处于未被激发的状态。所谓“未被激

发”就是处于与真空的动态平衡状态,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静止”。但刘慈欣在这里似乎并未刻意对是否真的存在“时空真空”这一问题进行科学论证,而是用个人的“时间感”的消失将这一科学难题绕了过去,只是强调,程心和关一帆所进入的是一个无法用人类地球时代的时间观念来指称和描述的新的“时空”:“人类的语言中没有相应的词汇表达时间开始的时刻,说他们进入后时间开始了是不对的,‘后’是一个时间概念,这里没有时间,也就没有先后。他们进入‘后’的时间可以短于亿亿分之一秒,也可以长于亿亿年”(“死神永生”495)。○空间的映像。如果这个“小宇宙”的新世界中,时间不存在的话,那么空间又是什么特点?刘慈欣并没有明说,但启用了“映像”的概念。他认为,“在这个世界的尽头,又有一个该世界的复制品也可能是映像。”“映像”一词暂时还不清楚是否是刘慈欣刻意选用的概念,也许他只是采用的是其作为日常语言中的用法,即“小宇宙”其实是我们生活着的这个被毁灭的宇宙的复制品,或者说是投射到某个镜面(或者维度)的反映影像。这种映像在现实世界中只可能是一种“虚像”,不具有实存性。但刘慈欣似乎想赋予这种映像(镜像是这类映像中的一种)以某种实体性。○奇点之外。云天明送给程心这个小宇宙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帮她逃过大宇宙的劫难。按照他的设想,宇宙中的暗物质被低估了,随着宇宙停止膨胀,在自身引力作用下将会坍缩,最后成为一个奇点。然后再次大爆炸,产生新的宇宙。程心可以等新的宇宙诞生之后再返回大宇宙,也可以一直待在小宇宙中。

“科学边界之外的科幻”,应该是刘慈欣提供给科幻文学的中国逻辑。长期以来,“约瑟夫难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巨大障碍。在约瑟夫难题中,包含两个核心命题:中国古代文明发展不出现代科技;中国古代文明成为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必须摆脱和克服的障碍。也正基于这两点,才导致中国晚清以降这一百多年时间里,中国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反躬自责的状态。而刘慈欣一举抓住了西方科学技术最为致命的弱点——所谓科学只是人类对已知世界规律的认识,但在这一已知世界之外,未知的领域还是广袤无垠的,因此,与已知世界的科学相比,那些未知的领域更具有诱惑力。“科学边界”之外是什么?在西方文

明中被认为是宗教,是上帝之所在。而在中国文化中,科学精神向来不足,在道器之辨中,科学技术往往被视为“器”“术”,是为“末流”,不足以观。而“道”重视的亦非“天道”,更是“人道”,即人伦。因此,如果硬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相对于“科学技术”之外的对应物的话,那么可以说是“伦理”。而这正好使得《三体》的关注重心从作为科学的“奇点”转向了社会学、政治学的“独异性”。

二、“独异性”政治:“后人类”的宇宙社会学

如果说科学中的“Singularity(奇点)”处理的是物理的“时空”关系问题的话,那么,转向社会学、政治学的“Singularity(独异性)”则关注的是“一和多”的关系问题。围绕奇异性的哲学讨论一般都会追溯到十七世纪的斯宾诺莎,在他对实体、属性和样式的讨论中。斯宾诺莎用“神”“自然”取代笛卡尔的“我思”概念。“神”作为内在于而非超越于自然的唯一实体,就是“自然”本身,它既包含“产生自然的自然”,还包括“被自然产生的自然”,因此为实体的“神”或“自然”本身就构成了自身的两种存在方式:既是原因也是结果,既是自由也是必然,既是单一性也包含多样性。这种对非此即彼的二元论的解构,成为“后一”哲学重要的思想资源。斯宾诺莎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是“内在性”,他认为实体(substance)是“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因此实体是自因的,在这种思路的指引下,他将“属性”(attribute)定义为“构成实体的本质的东西”,而“样式”(model)则是“实体的分殊[……]在他物内并通过他物而被认识的东西”(斯宾诺莎3)。斯宾诺莎对于“内在的多样性”的探讨到了20世纪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聚焦到“Singularity”这一概念上。经由德勒兹、巴迪欧、哈特和奈格里的讨论,“Singularity”从哲学命题拓展为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哈特、奈格里在《大同世界》中尝试用“独异性政治”超越过去单纯的“身份政治”:

事实上,比身份更适合分析这一过程的概念是独异性,这一概念在欧洲有一个漫长的历史,从邓斯·司各特、斯宾诺莎到尼采、德勒兹。与身份相比,独异

性这个概念是由三个基本特征所界定的,所有这些都与多样性有关。首先,每一个独异性都被一个外在于自身的多样性所界定。任何一个独异性都不可能单独存在,其存在和界定都必然与关联的其他独异性有关。其次,每个奇异性都指向多样性本身。无数的分歧切分了整个的独异性,并没有破坏,反而实际上构成了它的定义。第三,独异性总是成为差异形成的过程——一种现时的多样性。这一特征与此前一两点中与其他独异性的关联一起,构成了社会多样性和每一独异性内在的多样性构成的不断变化。(Hardt and Negri, 338-39)

总的说来,“独异性政治”反思的是“身份政治”中的本质主义和二元对立倾向,强调在研究中,无论是面对“普遍性问题”(诸如宇宙、人类、科学等)还是“个体性问题”(个人、内在、情感等)都不能简单地首先预设一个先验的结构,诸如在对第三世界文学研究中最经典的分析结构“阿Q就是中国民族寓言”,第三世界的文本(本来是一个人独创的、带有鲜明个性的)总是以民族寓言的方式来讲述某一宏大的政治主题,个人的命运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劳苦大众的生活和社会所遭遇到的苦难,等等。这种民族寓言式的分析框架就是典型的“身份政治”的叙述逻辑,即通过将个体与某种抽象的身份进行简单的对接,从而用身份属性的普遍性来指认和描述个体行为的意义。那么,独异性政治的分析应该是怎样的?首先,独异性政治并不否认以往各种概念的有效性,诸如个人、阶级种族国家、人类等,独异性政治并不创造新的概念体系,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运作;其次,独异性政治关注的是这些概念与概念之间,概念的内部的多样性。比如说,在个人、阶级、种族、国家、人类这些大的概念面前,彼此之间并不取消彼此的意义,而是一种叠加的、或不相干或矛盾冲突或平等和谐的“共存性”关系。因此,第三,独异性政治的目标,就是指出未来“大同世界”或者说“共同体”的构建的理想模式。简言之,独异性政治分析的要义在于用内在性、差异性和多样性来重建社群与个人之间关系,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实现对基于普遍概念的身份政治分析的

超越。

《三体》的独异性政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体”,即人物的塑造问题;二是“社会”,即人与人(文明与文明)间关系的建构。

《三体》中的人,既非刻板的没有性格发展的扁平人物,也非复杂丰富充满矛盾的圆形人物。用现代小说的“人物”理论似乎很难对他们展开足够的分析。用“观念人”“理念人”“思想者”来为《三体》中的人物进行定位可能更加准确。^⑤虽然《三体》中的主人公各有其职业身份,有的是大学教师,有的是科技专家,有的则是职业军人,但他们对宇宙文明的不懈思考是共同的。刘慈欣甚至不惜笔墨,不惜破坏人物的“形象性”,长篇大论地展开他们的思考和分析。这也导致《三体》中最备受诟病的就是人物形象塑造问题。

《三体》对人的描写,重心不是个体的性格和命运,而是“后人类个体的内在多样性”。科幻文学除了展现未来科技的可能性,还有一个重要主题就是试图探讨“后人类”时代的人类境遇问题。所谓“后人类”是指进入信息社会之后,高新科技对人类个体进行部分的设计和改造,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成为现实的诸如心脏搭桥、安装支架、器官克隆,在科幻文学领域的对机器人、半机器人、人兽杂交、生物变异(异形)、数字人、外星人等等“半人、类人、非人”的智慧生命的想象。不过,刘慈欣在《三体》中却并没有更多从科技如何改变人类的角度去创造一个“后人类”形象,除了地球文明发明的冬眠技术和三体文明发明的脱水技术能够使两个文明的个体“延长”自己的生命之外,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都保持着与现实世界中的个体相同的特征,并没有更多的“超人”之处。那么,这种“内在的多样性”从何而来?

首先是人物的身份危机。从现实主义艺术观念和通俗文学的审美趣味来看待,《三体》中的人物确实沦为了宇宙“文明的冲突”的观念化图解,即使被刘慈欣极尽抒情、煽情之能事的罗辑和庄颜的爱情故事也始终被笼罩在“面壁者战略”的阴影之下。《三体》中人物的复杂性来自于三个方面:(1)对身份的解构。汪淼本来是一名纳米材料的研究专家,却被要求去“科学边界”组织做卧底;叶文洁表面上是理论物理学的教授,却隐瞒着不可告人的“地球三体组织”的最高统帅的身份(同时,她还只是一名精神领袖,并不参与组织

的具体运作,甚至不知其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具体人数等);罗辑本来是一个玩世不恭、将研究作为谋生的社会学博士,但受叶文洁的启发开始思考宇宙社会学,在莫名其妙成为“面壁者3号”后,逐步参悟战略意图,并成功阻止了三体世界对地球文明的毁灭;肺癌晚期的云天明用意外之财送给暗恋对象程心一颗恒星DX3906,随后接受程心的建议将自己的大脑送上太空后失踪,在被三体世界捕获之后,一方面成为地球文明的传播者,另一方面也用童话传递给程心战胜三体世界的战略部署。所有这些行为都不可能用单一的身份识别的方法去简单定位。(2)角色扮演。《三体》在第一部中设计了一款奇特的“三体游戏”。游戏者可以注册ID,穿上V装具的感应服和显示头盔,选择某一角色进入。这是典型的虚拟现实游戏的模式,在现实生活中已经部分实现了,因此这可以算部分的“硬科幻”成分。但刘慈欣并不是出于娱乐目的来设计“三体游戏”的:一方面,“三体游戏”是将三体世界的历史套用到地球文明的历史之后所形成的,因此,“三体游戏”具有以游戏的方式再现三体世界的功能;另一方面,“三体游戏”还是三体叛军用来传播三体文化、吸纳组织成员的手段。因此,“三体游戏”通过虚拟的情境对人类的部分个体实现了身份、意识的转变:将它们改造为三体叛军——人类的反叛者。“表演性”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审美特征,强调的是身份认同的非本质、策略性、不确定性和非稳定性的特点。(3)文明的超越。《三体》到底想建构怎样的身份意识?这是一个问题。叶文洁身受文革之苦,但其所有的反思并没有局限在文革的反思上,而是一跃而为对人类文明的反思;罗辑之所以能够成为成功的面壁者,也正在于一方面充分利用了人类文明相对于三体文明而言所具有的唯一战略优势(个体思维的不透明性),另一方面在大尺度范围内思考宇宙社会学(而不仅仅在三体世界和地球文明之间展开),提炼出黑暗森林的宇宙法则并加以战略性的运用;云天明则更是超越了宇宙的范畴,站在“宇宙之外”思考宇宙毁灭之后会怎样的问题,才得以将程心和关一帆送到“小宇宙”,算是保留住了宇宙毁灭之后地球文明的一丝火种。程心交还小宇宙之后,究竟获得的是宇宙文明的新身份,还是还原成一个孤独的个体?我们无从得知。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得

不说,虽然《三体》没有给读者描绘“后人类”的视觉奇观,却是在最大的范围内扩充了后人类个体“内在的多样性”。

所谓“社会”即是现实世界中人与人关系的总和,刘慈欣在《三体》中所建构的“宇宙社会学”正是《三体》的宇宙观,即对宇宙文明及其发展前景的理论描述。它经由叶文洁的理论“空想”到罗辑的在“黑暗森林”理论完善和初步运用,再到程心时代“威慑及其失败”的现实发展,展现出一幅灰暗的宇宙图景。

叶文洁是“宇宙社会学”的最初构想者。她确立了宇宙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两条公理和两个核心概念。在她的描述中,数量巨大的文明构成了一个总体的宇宙社会,但由于彼此之间存在物理时空的距离而无法接触和了解。因此,宇宙各文明间在生存这一第一需要以及宇宙诸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的现实面前,只能采取“沉默”(不暴露自己的位置和存在)和“打击”(对可能的威胁的消除)两种选择,这就是罗辑在叶文洁的理论空想基础之上的理论发展——“黑暗森林理论”。

作为黑暗森林理论的反面,就是宇宙文明之间的接触、了解、沟通和融合。《三体》并未表现出足够的信心。一方面,三体文明在入侵地球文明的漫长过程中,通过智子通信对地球文明展开了全方位的监控和研究,地球文明也在获知三体世界入侵之后应对策略。“面壁计划”正是地球文明在“知己知彼”的前提——利用人类“思维的不透明”这一优势进行了战略选择。最后罗辑通过“雪地计划”完成了对三体世界的威慑,从而获得与三体世界达成互不侵犯的短暂平衡。在这一短暂平衡时期,地球文明利用技术爆炸,加速发展科技,力争挽回相对于三体世界的弱势地位。但在罗辑将执剑者权力移交给程心的五分钟后,三体世界即发动了对地球文明的攻击。由罗辑实现战略威慑失败了。在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之中,“黑暗森林理论”无疑发挥着巨大的支配作用。尽管刘慈欣在小说中也希望“让灿烂的阳光照进黑暗森林”,罗辑和三体监听员也曾探讨过“爱”的问题,程心也曾妄想用女性的守护来取代基于威慑的平衡,但是这一切并未如人意。“因为宇宙不是童话”,智子对程心的分析显示,黑暗森林法则才是宇宙社会学的根本,爱、交流、融合尽管非常可贵,但却必须服从于文明的生存需要。

宇宙社会学从空想到变成现实,揭示的是宇宙诸文明的“独异性”(Singularity):一方面,宇宙间存在巨大数量的文明,这是“多”,但另一方面,每个文明因黑暗森林法则而陷入相互猜疑的孤立状态,成为“一”。因此,宇宙只是表面上平静,暗地里却波涛汹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便无法再用过去简单的“一体/多元”这一二元对立来审视宇宙总体以及宇宙中诸文明的个体的命运——宇宙文明的总体是由这些只能以彼此隔绝永不交往为代价的宇宙诸个体文明所组成的;任何一次宇宙文明之间的冲突都将打破这一平衡,进而带来宇宙的毁灭。因此,无论是宇宙的总体还是宇宙文明的个体,都处于这种“独异性政治”悖论之中。

三、“奇异性”美学:《三体》世界的 时间与时间性问题

詹明信的《奇异性美学》关注的是“当代世界里的时间和时间性问题”,并论及哲学、艺术和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的“后现代性”问题。他认为后现代性的时间作为一种构成性力量,就是此刻和现在,“一切都停留在此刻和身体里,在这新的无处不在的空间和短暂此刻的辩证法里,历史、历史性和对历史的感觉都成为失败者。过去已经不在,未来却无法憧憬。”最典型的当代艺术类型就是装置艺术。“装置不是作为艺术的客体而出现,它充其量是一个事件。制作一个装置艺术不是为了流传也不是为了永久收藏,而仅仅是服务于当下的暂时性”(詹明信 12)。这种“事件性”的唯一不二仅此一次的艺术状态,就是后现代性艺术最典型的代表。不过,刘慈欣的《三体》几乎与詹明信所描述的后现代性的“奇异性美学”格格不入。《三体》中既有历史(“文革”),也有现在(汪淼卷入“科学边界”事件以及早年罗辑求教叶文洁的时刻),更有未来(其时间跨度达到了“时间性的终结”的时刻——太阳系二维化了、宇宙毁灭了、时间消失了)。这一时间跨度可以说达到了所有虚构类文学的极致。因此,要想探讨刘慈欣《三体》的“奇异性美学”,我们就不能局限在詹明信所讨论的后现代性的时间与时间性问题的具体结论上,而应该回到《三体》世界的时间和时间性问题这一原点。

“多维时间”是《三体》试图建构的时间观念体系。在“死神永生”的结尾处,智子对程心和关一帆解释高维宇宙中的生存几率问题时指出:“在众多的维度中,可能有多于一个的维度是属于时间的。”如果存在时间的多个维度的可能,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同时做出多个选择,而其中只要有一个选择是对的,生存就没有问题。这无疑是对现有的线性时间的人类时间观念的巨大突破。

有四种时间形式直接参与了《三体》叙事:(1)个体生命时间。如地球人类每个个体的生命周期,其生老病死的起点和终点以及个体对生命的延续和了结;以及由众多个体生命时间汇合而成的就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时间。其基本特点是:○一维的线性时间。它有始有终,只有一次,不可重复。○以地球人类的个体生命为中心的理解方式,对于个人,就是个体生命周期;对于社会,就是社会发展历史阶段。○它构成了文明保存的前提,文明只能通过对“往事”的回忆进行建构,而个体生命就是“记忆体”。(2)地球运行周期。即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所形成的年月日的计时标准,成为地球文明内部生生不息的动力和判断与外星文明关系的尺度。以地球公转所确定的“年”为尺度,人类文明建构了用“光年”来理解地球与宇宙其他星系之间距离的测量标准。“光年”距离远远超越了地球文明个体生命时间所能维系的极限,成为影响地球人类实现星际旅行的最大障碍,也成为宇宙社会学“黑暗森林原则”赖以成立的前提。其基本特点是:○时间的空间化,时间成为描述空间的距离单位。○超越个体生命尺度。在“光年”面前,个体生命时间的价值变得微乎其微。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由此受到重大挑战,甚至动摇了以“文学是人学”的文学价值观念。○重新确立文明的主体。在宇宙社会学中,文明的主体不是像地球人类的一样的智慧生命,而就是拥有智慧生命的星球本身。在个体生命与星球文明发生冲突的时候,维系星球文明成为优先选项。(3)三体世界的时间。因其处于极不稳定的三颗恒星的结构关系之中,三体文明不断毁灭而又新生。刘慈欣最具天才式的想象,就是利用天文学中的“三体”难题而构想出的离地球四光年左右的半人马座三星环绕的三体世界。它改变了我们以现存智慧生命——人类——为地球文

明纪年的方式,而将三体文明毁灭和新生的周期作为纪年方式,这一时间尺度也是惊人的。其基本特点是:○文明循环观。“恒纪元”和“乱纪元”的不断更迭成为一种常态,这方面颇有《周易·爻辞》“无平不陡,无往不复”和《老子》“逝曰远,远曰返”式的古代循环论的影子。○循环进化论。但三体世界中的文明又不是简单的周而复始,而是试图超越和克服这种简单重复。从“三体游戏”中的描述可以看出,三体世界通过对三体人的“脱水”方式保存了前一个文明阶段的文明种子,并以此为基础在下一个文明阶段继续向前发展。因此,三体世界的文明又是不断进化的。○宿命抗争思想。正因为如此,如何摆脱“恒纪元”和“乱纪元”的循环魔咒,是三体文明对时间性的基本态度,甚至可以说构成了推动三体文明“科技爆炸”的基本动力。站在三体文明的角度,当他们发现地球文明“近在咫尺”之后,通过远征实现星际移民就是必然的而且是合理的选择。

(4)宇宙时间。宇宙时间即现有的天文时间,即从宇宙大爆炸开始直到宇宙不断坍缩而终。正如宇宙大爆炸目前也尚是一个假说一样,宇宙的终点也是基于假说而成立的一种解释方式。但宇宙大爆炸为我们建构了理解宇宙时间的基础。刘慈欣的《三体》在超越尺度地描述了地球时间之外的时间存在形式之后,进而在更大的尺度上描述了宇宙时间及其多种可能。其基本特点是:○宇宙生命。按照宇宙大爆炸理论,宇宙从诞生之日起就在不断膨胀中变冷。因此,从天文学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所生存的宇宙其实正在经历着一个类似个体生命一样的单维的进化的不可重复的发展历程。随着宇宙的膨胀,宇宙的寿命将在 2×10^{98} 次方年至 10^{196} 次方年左右走到它的终点。○宇宙坍缩。但是刘慈欣并不满足于天文学对宇宙生命观的描述,他借“三体宇宙学”提出,宇宙在质量上的设计极为精巧,其总质量刚好能够使宇宙坍缩。宇宙通过坍缩重新还原为奇点,从而再度宇宙大爆炸获得新生。而一旦宇宙质量减少,宇宙就由封闭变成开放,永远膨胀下去,宇宙就真的死了。○小宇宙的回归运动。在《三体》中,小宇宙是宇宙中的智慧生命逃避宇宙大坍缩而建造的避难所。它能够在极小的空间里建构起完整的宇宙生态系统,并且能够接受到大宇宙传播的信息,甚至可能与其他小宇宙建立起

联系。但小宇宙并非“诺亚方舟”。刘慈欣在此构想了一个巨大的两难问题:小宇宙的建造技术已经被三体文明掌握,并且成功的建造了数百个,而这还只是整个宇宙数以百万计的文明所创造的小宇宙中极小的数字。大宇宙需要坍缩才能重生,而坍缩的基本条件是总质量要保持不变;虽然每一个小宇宙只动用了大宇宙中极小的物质,但如果所有的小宇宙加在一起,将会对大宇宙的总质量带来影响。因此,如果任由小宇宙的扩容,那么大宇宙将万劫不复;而如果想让大宇宙通过大坍缩重启大爆炸,则小宇宙必须放弃自己据为己有的物质,而这也意味着个体生命和个体的宇宙所欲保存的文明火种的毁灭。因此,在这一两难处境面前,来自大宇宙的以宇宙广播形式发布的“回归运动”(请小宇宙放弃自己占据的质量,将之归还给大宇宙)成为对所有个体的小宇宙的伦理考验。

如果存在“多维时间”,那么《三体》的叙述者是站在哪个时间点上展开叙述的?这事关整部小说的基本面貌。从三部曲的顺序来看,《三体》正是从个体生命时间开始直到宇宙时间而终,并且在不同的部分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叙述时间方式。

(1)个人生命时间主导的“地球往事”。在第一部“地球往事”中,首先引起关注的是众多世界顶级的物理学家的自杀,进而引出“文革”时期叶哲泰和叶文洁的悲剧命运。汪淼和大史与地球三体组织之间的决战也是在人类历史时间范围内展开的生命故事。其次是以“三体游戏”呈现在地球人类面前的三体世界的时间。在三体世界中,所有的个人是没有其特征、性格和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是“三体人”作为人类的延续,这也是为什么在刘慈欣所描述三体世界中一方面具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但另一方面却具有独裁专制特点的原因。

在这两种时间中,刘慈欣选择的是地球人类的时间作为叙述的基点,也正因为如此,“地球往事”是三部曲中最具现实性和历史感的一部,它完成的是具有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历史叙述,并通过引入三体文明这一维度而在地球人类内部实现对“反人类”问题的深刻反思。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特定历史时期(如“文革”)对人性的扭曲和对科学、民主的亵渎,这是具有启蒙主义立场的思想批判;○生态主义关注的人类对自

然生态的破坏以及在“物种共产主义”理想下对人类自身价值的否定;○基于对个体的尊重和美好社会的理想,来自三体世界的监听员在三体文明和地球文明价值优劣之间做出了给予地球文明以生存的机会的选择。

(2)“危机纪年”:地球文明时间的突显。到了第二部《黑暗森林》中,刘慈欣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时间性因素:“危机纪年”(其小说的叙述从“危机纪年第3年,三体舰队距太阳系4.21光年”一直到“危机纪年第208年,三体舰队距太阳系2.07光年”)。其中主要叙述的是危机纪年第3年、第8年、第12年、第20年以及第205年和第208年的事情。

“纪年体”的出现是一个标志性的《三体》时间性事件。它意味着刘慈欣采取了与此前基于个体生命时间和历史时间完全不同的一套时间观念体系。他以三体舰队距太阳系的时间来命名,创造了一个有别于此前基于个体的、民族的、国家的、宗教的等具有地球范围内地域差异性的纪年方式,用“危机纪年”来显示地球文明在此时此刻开始面对一个共同的命运。这显然是以“一”对“多”的包容与统摄。从“危机纪年”开始,《三体》的叙述从以个体的人物为中心转向了以地球文明整体命运为中心的转变。○地球文明能否抵抗三体文明的入侵成为第二部《黑暗森林》的主题,也成为其情节主干。○《三体》从“黑暗森林”开始,呈现出全景文学的某些特点。^⑥“黑暗森林”中,刘慈欣所塑造的人物有近百个,其中既有联合国秘书长和各国高官,还有星际舰队的舰长和士兵,还有普通老百姓等各色人等。也只有在这一宏大的全景画卷中,罗辑的面壁计划才充满悬念,其雪地计划才得以出人意料地获得成功。○“危机纪年”的时间长达四百年,这大大超出了个体生命的承受范围。刘慈欣发明了“冬眠”技术使个体的生命能够被延长到足够适应这一时间尺度的叙述中来。从时间观念上看,冬眠的意义是非凡的,按刘慈欣在《三体》的说法:“人体冬眠——人类在时间上的首次直立行走”;从文学叙述来看,可以通过让主要人物冬眠(叙述学上就“中止叙述”)直接“穿越”到下一个时间点,从而强化叙述的连续性。这就使得《三体》在如此规模巨大的时间和空间范围里,支撑起三部曲的核心人物却并不多,第一卷《地球往事》中的汪淼、叶文洁、

史强等;第二卷《黑暗森林》的罗辑、史强、章北海等;第三卷《死神永生》的程心、智子、云天明等。

(3)从星球文明时间到宇宙时间。第三部《死神永生》基本上是第二部第三部分的延伸,而且是更大尺度的延伸。刘慈欣甚至采用“纪年对照表”,建立了其与公元纪年的对应性关系,其“纪年”包括“危机纪年”“威慑纪年”“威慑后”“广播纪年”“掩体纪年”“银河纪年”“DX3905星系黑域纪年”和“647号宇宙时间线”极为漫长的时间序列,从公元201x年直到公元18906416年。在《死神永生》中,刘慈欣同样也只是挑选了在各个纪元时期中最为重要的一些片断,并且通过主要人物的冬眠来保持情节的连续性。刘慈欣再次强化时间性之于文明和宇宙的重要性。○不同于此前绝大多数科幻文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地球中心主义”,刘慈欣毫不留情地描写了三体世界是如何被摧毁的,地球文明(太阳系)是如何被降到二维成为一卷画面的。刘慈欣甚至还彻底否定了“诺亚方舟”的文明保存方案——在保留个别的文明(不仅仅是保存个体的生命、“人性”这些问题)和保存宇宙的存在之间,最理性的选择应该是后者。○“时间之外的往事”。在第三部中,刘慈欣还增加了一个叙述者讲述“时间之外的往事”。这就是程心在647号宇宙里所撰写的回忆录,记述的是程心所知道的历史。在这21段回忆录中,程心将自己的目标确定为“提供一个历史或往事的大框架”,并记述了从危机纪年直到她进入小宇宙的人类重大历史事件,并在其中发表了自己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包括战略部署)的评价。这份“往事”的意义一方面在于通过程心之口记录下了从危机纪年开始地球文明在抵御三体世界的入侵及寻找新的生机过程中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心路历程,另一方面则通过程心个体的反思不断超越人类生命个体、地球文明,并且直达责任的顶峰——“为宇宙的命运负责”。○地球文明博物馆和漂流瓶。在《死神永生》中还有两个非情节因素也具有时间性。这就是在地球文明已知必然消亡之后为了给宇宙留下地球文明的印记而作的最后努力。地球文明博物馆建造在冥王星地下,将地球上相当一部分珍贵的文物保存在那里。这一计划是掩体计划的一部分,实质上是要建造地球文明的墓碑,对外则叫作地球文明博物馆。但所有这些珍藏人类最重要精神

产品的文物都无法实现上亿年的保存条件,最终都会被漫长的时间抹平。漂流瓶其实是一台微型电脑,其量子存储品存储了 647 号小宇宙电脑主机的全部信息,而这几乎包含着三体和地球文明的全部记忆。等新宇宙诞生之后,漂流瓶会在新宇宙的高维太空中飘浮,并等待着被拾取和解读的那一天。很显然,无论是物质记忆(文物)还是数字记忆(信息)的保存,这已经是人类和地球文明在确认自己必然消亡之后能够留给宇宙的最后一点东西了。

“时间确实是最狠的东西”。这是刘慈欣在《三体》中表达的对时间最恶毒也是最无奈的态度。

注释[Notes]

① 这一评价在不同的媒体报道中呈现出多个版本,或者被认为是“评论界”的评价,也有的将之作为是“科幻迷”的热捧,也有的认为是来自海外的评论。这种无法考证出处却又被几乎所有的《三体》报道和评论所首肯的现象也颇为奇特。

② *In a Topsy-Turvy World, China Warms to Sci-Fi — Liu Cixin's 'The Three-Body Problem' Is Published in U. S.*
http://www.nytimes.com/2014/11/11/books/liu-cixins-the-three-body-problem-is-published-in-us.html?_r=1

③ 值得关注的是,正式的中文演讲题目被修正为“奇异性美学: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The Aesthetics of Singularity: The Cultural Logic of Globalization),凭空增加的“资本主义”一词显示主办方刻意显示“事不关己”的狡黠。但其实,詹明信的论述中是包含中国的,而且将华裔艺术家徐冰的作品解读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

④ “科学边界”是刘慈欣科幻想象的着力点,它居于“科学”和“非科学”的临界处,一方面意味着人类现有的科学技术水平所无法企及的认识领域,即人类目前无法把握,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未来或许存在着人类认识和把握的可能性,因此又不是不可知的。从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发

展史来看,这一科学边界又是一个不断扩大、动态调整的过程,因此,我们对于科学边界的界定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只能依据其特定的时空条件进行临时性描述。从常识来看,科幻与魔幻、玄幻之间最大的区别正是在于是否可以得到科学认识 and 解释,而刘慈欣则有意模糊两者之间的明确界限,从而为《三体》的科幻打开了一大片此前较少有人涉足的领域。

⑤ 但“观念人”“理念人”或“思想者”往往是用来描述以智性活动为主体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参见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刘易斯·科塞的《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萧功秦的《知识分子与观念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等。

⑥ 全景文学的概念来自本雅明的《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用以描述巴尔扎克时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试图通过文学描写来实现对当时社会全景的把握。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Commonwealth*. Belknap Press, 2011.

詹明信:“奇异性美学”,《文艺理论与批评》,蒋晖译。1 (2013):9-17,28。

[Jameson, Fredric, “The Aesthetics of Singularity.” Trans. Jiang Hui. *Theory and Criticism of Literature and Art*, 1 (2013):9-17,28.]

刘慈欣:《三体(I·II·III)》。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

[Liu, Cixin. *The Three-Body Problem (trilogy)*. Chongqing: Chongqing Press, 2008.]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Spinoza, Baruch de. *Ethica Ordine Geometrico Demonstrata*. Trans. He Li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3.]

(责任编辑:王峰)